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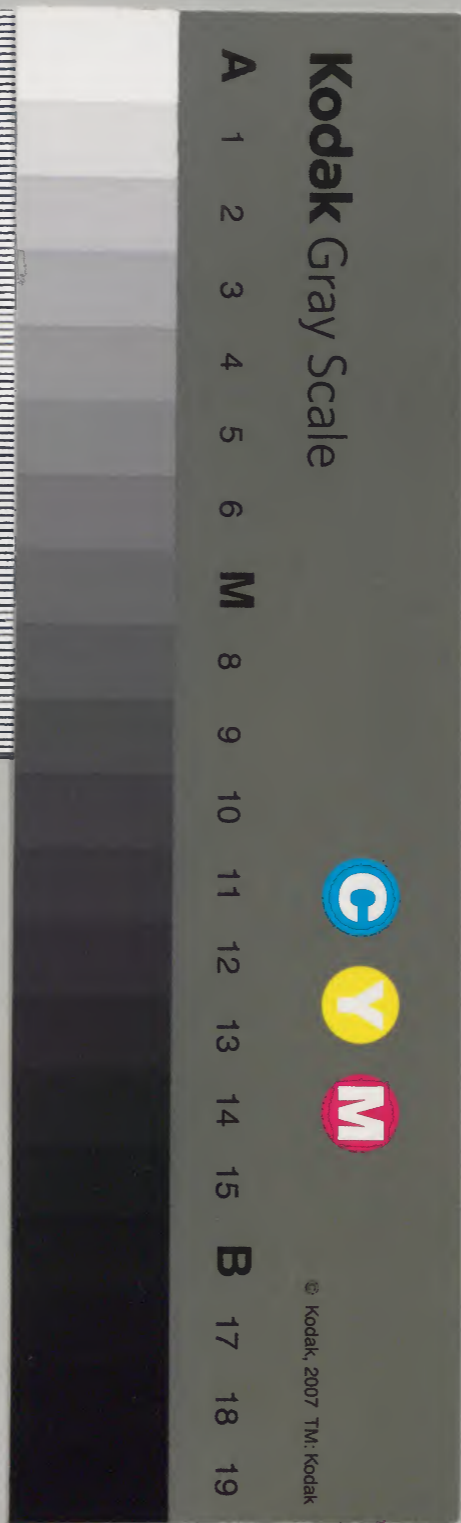
山鹿語類

三十八

和書門		類	
二七九二	號	八七	函
三	架	五	冊

内閣文庫		和書	
二七九二	號	四	冊
一九〇	函	一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7992
冊數	45 (40)
函號	190 357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山鹿語類卷第三十八目錄

聖學六

論鬼神之說

論鬼神魂魄

論祭祀祖考

論祭祀神祇

辨或問鬼神魂魄祭祀神祇之說



明治十四年三月

圖書室藏

山鹿語類卷第三十八目錄
論鬼神之神
論鬼神之神
論鬼神之神
論鬼神之神
論鬼神之神
論鬼神之神
論鬼神之神
論鬼神之神
論鬼神之神
論鬼神之神

山鹿語類卷第三十八

聖學六

論鬼神之神

師曰鬼神者幽遠而能通之謂也在天成象若日月星辰之類在地成形若山川丘陵之類人物之生々其流通貫徹陰陽之靈鬼神之迹也故幽而陰陽造化之妙明而天地人物靈不測而然悉是鬼神之神也伊尹曰鬼神無常享周公曰能事鬼神孔子曰知鬼神之情狀各幽遠而無不通之言也師曰凡鬼屬陰神屬陽天地既是陰陽而天地之間陰陽無所不在陰陽無所不在則鬼神亦無所不在自天地言之天是屬

人物下一本有之字

各下一本有指字

陽其靈者神也地是屬陰其靈者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者是
神秋冬者是鬼自晝夜分之晝是神也夜是鬼也就日月言之
日屬神月屬鬼是其大槩也以其物計論之乃天地者屬神人
物者屬鬼詳其字義乃易睽上九曰載鬼一車繫辭曰人謀鬼
謀論語曰非其鬼而祭之論也繫辭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
知變化之道者知其神之所為乎又曰神以知來又曰利用出
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又曰精義入神又曰知幾其神乎說卦曰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
人鬼地祇之禮又曰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辨六号一
曰神号二曰鬼号三曰示号
吳微曰号者謂尊其名更為美一称
神号者尊天曰皇天上帝鬼号者

尊祖曰皇祖伯其系一号
者尊地曰后土地祇 愚謂鬼者氣也形氣之間所其靈之曰
鬼故鬼者結滯而通一事能為妖災神者心也性心之間所具
感之曰神故神者流通而涉萬物能為不測之感應也祀天地
曰神祭祖廟曰鬼是天地者形而上者也人物者形而下者也
形而上者其靈是神也形而下者其靈是鬼也古人曰鬼者歸
也亦通
師曰在人自体窮乃如人之身体耳目鼻口手足各就其形氣
有其靈是鬼也心能流貫而徧一体無所不通是神也耳目鼻
口之類志能妙一事而不可交易心通物体不遺之是氣心共
鬼神相因之謂也天地之間唯理氣而已是鬼神之所寓也

師曰天地之間物是陰陽而已陰陽交易乃生々無息既有其形有其理無形氣之可見亦陰陽之消息往來無此子問斷是鬼神之迹造化之妙不待言而然也故天地之間悉皆鬼神之流行而其德尤廣中庸曰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体物而不可遺

師曰聖人之論鬼神先天地及人而后及鬼神竟以鬼神不先論易文言曰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又豐卦彖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論語曰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愚謂鬼神者形之無可見聞天地及人

物是鬼神之迹可知識也故先天地次人民天地人民是明務乃鬼神之無迹何不感通乎

師曰易言吉凶禍福各以鬼神文言曰與鬼神合其吉凶謙彖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是以吉凶禍福言鬼神也人之爲善其神是通其爲惡其鬼是謀同氣相應之謂也

師曰程子曰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愚謂鬼神者去遠之間有所通故不可見聞其言語形狀然同氣相馮依有聲之相發形之勢聲亦不可疑凡氣之所聚理必具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水火之見而無可執之狀雷風之聞而無可

見之形各是鬼神之妙造化之迹不測近賅究則目之有明耳之有聰口之有聲亦然只在詳認究

論鬼神魂魄

師曰祭義曰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君蓋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愚謂禮記者漢儒之說其言悉有不可信到鬼神之說少詳也凡魄者屬陽其靈神也魄者屬陰其靈鬼也人之爲人合陰陽爲形氣其陰陽之靈精曰魂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是也人將死陽氣上出陰

氣下降是魂魄分散也

師曰人將死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漸々分散去其間偶厚形氣之徒其死去魄有未散盡猶盛者器餘薰相遺堅木爲薪餘灰甚炭是皆形氣之久結厚凝也然亦別非是凝結自爲一物世次速者自然分散也其至者鬼魅因之爲效崇如伯有爲厲也

師曰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愚謂氣之精是爲人物人物者既形氣之發見底也未發見之間造化之妙流行是遊魂也是鬼神之說也人物既形是鬼神之見于物也人物不形亦鬼神流行而爲造化之變是遊魂爲變也人物

者形之可見遊魂者無形之可見共有鬼神之情狀也

古來以精氣為

精神今案天下至精精義入神之精而精義之精也

師曰聖人者無凝滯于物故與天地同其理氣其先生與四時晝夜無異其魂魄鬼神亦然唯不通道不盡其理之徒甚凝滯于事物其氣鬼通魅魎為妖災是又殆希也

師曰切言死生魂魄之說乃猶浮屠六道輪迴魂魄結滯而受種々之苦說相似甚不然人只稟天地之鬼神今將死是鬼神之結滯分散亦是鬼神也別天地之鬼神人物之鬼神相間隔乎然人新死其歸氣未散猶燒香而餘薰滿室理火而殘灰未死故其子孫祭祀來有祖考之精神感格底理也其氣只

餘分而已無形狀之可結滯何物輪迴何物受苦乎然亦非有一物積于空虛之中以得子孫之求也只其誠敬乃同氣相貫通來也

師曰古人有體魄之說凡屍骨之在原野因形氣之厚薄猶餘氣習來草木之葉根雖腐朽有其能百草以可見燼炭速傳火故沈魂滯魄亦可謂也

論祭祀祖考

師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地之間萬物之聚散分合悉聚天地之氣於萬類又散萬類之氣於天地衆走之於祖亦如此故往古聖人奉先追遠之義更不得已而然也祭祀之制豈作

為來乎虞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也文祖先之始也是人君祭廟之始也易萃王假有廟渙之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是則郊天享帝非獨以之報本而反始蓋郊祀以奉上帝所以收天下渙散之心而萃於一使其知萬物之生一天也廟享以祀祖宗所以收一家渙散之心而萃於一使其知百世之傳一祖也聖人之教尤切乎

師曰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是畢竟同氣相通之謂也祖宗世世相遠而衆支稟傳來之氣是全祖宗之餘分有子孫之間其氣傳來不可失去故子孫是祖宗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傳傳而在這裏今盡誠敬乃祖宗之氣全相通也猶火傳薪其餘炎廣

教薪前薪既盡後薪以續雖經歷世久其火相續來其氣相通也况新死之氣猶火之新滅餘氣甚氤氳所通尤速勉齋黃軒曰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為感通而不離者說得可也

師曰北溪陳淳曰古人祭祀以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故未諸陽或未諸陰如祭義曰燔燎膋馨音音芬音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加以鬱鬯以報魄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炳合膋芬凡祭謹諸此愚

謂天地陰陽之氣以其事窮，則水陽以香臭，水陰以濯水，陰亦有氣加以臭，古來其所體窮，以可見也。凡祭祀之制亦以不得己之誠，推之耳。

師曰：祭祀之禮在專誠敬，不有誠乃無所感，其所祭祀竟到詐偽妄作，不以敬乃神是瀆。今吾一念之誠敬既立於此，則彼雖高々於九霄之上，累々於萬里之遠，寥々於千百世之久，莫不翕聚於膺鑿之間，感孚之際，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益曰：至誠感神，誠感物。伊尹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中庸曰：使天下人齊明盛服，以養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祭統曰：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

所鑿盛作之貞

有五經莫重於祭。五經吉也，軍實嘉也。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愚謂子孫之念祖考，不得已之情，以不可作為，聖人於茲奉之以禮，令其情狀中節，是齋戒犧牲之設，簠簋蕩豆之制，所以起也。推其本則心志之歸向念々不忘，無一息而不存其誠，無一事而不足其誠，無一物而不寓其誠，夫然鬼神格思不可疑也。師曰：祭祀之禮教則瀆，疏則急，故先王制禮詳考天下之人情，令之中節而已。宗廟之祭子孫之心日時之間亦難不可忘，聖人節其情是令他不忘誠敬之戒也。傳說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祀神則難，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

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禘嘗作
之祭取法於天道而一時一歲通中庸春秋脩其祖廟陳
有四祭春以見夏秋以見冬也其宗器先世所藏設其裳衣先祖所遺衣薦其時食四時

論祭祀神祇

師曰國有大事告于天地以及群神禮之常而人君又不得已
之誠也聖人竟立祭祀神祇之制定其節是天下之鬼神亦各
有所宗也曲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偏諸
侯方祀祭所居之方不在祭山川祭五祀歲偏大夫祭五祀歲
偏士祭其先五祀則春祭戶夏祭竈季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
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

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

其地而無主後者因國謂所建國之地因先代所都之故也

侯邦者諸侯祭之以其昔嘗愚謂祭祀之分在上者可以兼下

在下者不可以僭上是古之禮也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

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

焉故以時祭祀之存其誠敬正其禮節則奉先追遠之德以明

以厚而天下鬼神各感格是共鬼神合其吉凶也

師曰周禮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愚謂神者

幽而無迹又安得而馭之蓋定祭祀之分制其神節之品是馭

神也聖人以天之則節其禮故幽遠不測之鬼神亦必兼命而

不違宗之乃允夫天下大邦小國一都一鄙一家其所當祀之神既定不可得而僭也不可得而廢也夫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論也曲禮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因此言則安得有陪臣而旅泰山諸侯而行郊祀者哉若不可祭而祭之乃求媚也鬼神豈有感通之理

師曰允禱祭之說因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未永負是祈禱之事也又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是大祝掌祝辭又所祈之事有六皆所以祈福祥也夫祈禱之事因其大故而有所祈禱是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聖人之建禮節尤緣人情為之節文使他有所限而不敢過求有所法而不敢妄求是古

來祈禱之說也聖人不作正準壅塞士民不知道各國常心非置諸茫昧則怵於奇衰時君既不知所守往往為邪僻之所惑而有非分之祈况蠢乎小民愚畏鬼魅異教區々設小祠奉神號狹其地私其山林尤淫祀之大也聖人定禮節其情其設大哉

師曰天地之間鬼神造化之妙無物而不在彙典曰備也于群神周頌時邁篇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是信乎周王周禮曰以狸沉祭山林川澤以鬻辜祭四方百物狸沉者山林之祭其牲玉昭之類也鬻辜者按昭之類也鬻辜者按昭昭之際則有人冥冥之中則有神明而為人無一人之不得

氏一作民

其所出而為神無一神之不受其職故人君必偏于群神祭法
曰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
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人之勞
國家天下功人民之德云君云臣悉祭祀之安其鬼神崇其盛
德况聖人之於萬世人々敬之尊之家々祭之奠之猶有不足
豈忠臣義士漢唐之帝王之類乎是所以有釋奠之說也

辨或問鬼神魂魄祭祀神祇之說

或問鬼神之有無師曰程子嘗曰吾為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
矣為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上蔡謝氏答鬼神有無之
問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云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

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此便是答底語朱子答
問鬼神有無曰此豈本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須於衆
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又曰上蔡曰道有便有道無便無都
說得爽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
從而無之今却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上蔡言鬼神
我要有便有以天地祖考之類要無便無以非其鬼而祭之者
愚謂鬼神有無之說先儒之所論非分明是只以私見臆說斷
之也竊按鬼神之為言聖人既論焉聖主專祭神祖其說明易
經尚書何預有無之論乎只愚暗而燭理不明故他以下不見聞
或曰無其以有所疑或曰有共非公論鬼神者陰陽之精靈天

地人物悉是鬼神之流行也近體身窮之乃耳目鼻口之能通
 其事性心情意之能運用知識皆鬼神之妙用而其靈恍惚髣
 髴而無聲無臭此固豈論有無乎故曰鬼神者幽遠而能通之
 謂也若以幽遠曰無乃日月星辰風雲雷霆皆以屬這箇無裏
 乎先儒欲問者直認而不指言有無是惑重來者之惑也因聖
 人之教則鬼神之為德尤盛也不可以無論之言事鬼神則敬
 而遠之也未及人物之事理而先鬼神乃其惑深也
 或問因子之說則天地人物這箇之妙用是鬼神也然乃鬼神
 者萬物之長也性心亦鬼神也乎師曰既言鬼神則名分不可
 混合故天地人物鬼神其分尤別而只幽明之間耳身窮其理

乃鬼神者陰陽造化之妙一箇微亦有鬼神之理也故易天人
 鬼神相次序來更不全一也

或問天地人物之外別有這箇鬼神世之所謂神或物怪亦鬼
 神之謂而信得及乎師曰世之所恐神或物怪是又鬼神之一
 事而其間燭理未明乃以非至怪為至怪竟疑惑來底世俗甚
 多凡天地之間造化之妙有教般之模樣狐狸天狗等之能變
 形為妖移變有形之物人々皆所識也是等之通人物是鬼也
 鬼者屬陰有肅殺寂寥之思故多以夜陰應其類見其妖靈是
 不足恐懼也雷霆震百里電擊光雲間地動山崩是神也神者
 屬陽其所流行尤可恐懼其所戒在人君國家然世人只惑神

其物怪不知鬼神之實其惑尤久矣又曰凡有其形跡可指乃鬼也有象無形是神也又

曰象是鬼無象是神也

或問鬼神者幽遠而不可見人々可恐之甚也鬼神之格亦不可度因之便專事鬼神師曰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鬼神者幽遠而人物者至著也究其至著底則幽遠之不可度亦可感格也專以鬼神乃其所宗既不正故妖怪之鬼魅以可窺邪氣可乘虛而入焉天地鬼神之物同氣忽感同類是應其迅不可言也春秋左傳季梁對階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春夏秋時修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

之福故動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又曰宮之奇告虞公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禮記卷之六左傳衛懿于帝丘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常祀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鄩何事言祀鄩乃夏之後自相祀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四水在楚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是等教誥比較而可知鬼神之惟德

是依也史遷曰吾聞之國將與聽於民將之聽於神神聰明正
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至後世人々留心於禱祈宗祭之事祭
其非所當祭之鬼者切以事鬼神為用故神災收怪慮其虛為
崇災之類亦多甚不知大道之謬也
或問既有鬼神之說則未嘗無禱祭而祈福除災之事然則人
之吉凶必以祭鬼神而有其感應乎師曰帝舜攝位之初既有
祭祀之說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備于群神
是萬世經典言祭祀之始周公之以身代武王之死既有金縢
之篇周禮之謂祈禱是皆臣子之情不得已有吉便告有凶乃
祈平常歲祭以報之謂也然區々之民必有感故高俗尚鬼高

宗猶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已戒其祀無豐
昵而黷于祭祀傳說亦嘗以進戒以季路之果有請禱况聖教
既泯沒人々皆將聽於神是惑之甚鬼神之說尤難言之至也
凡祭禱者人情之所不得已也古之聖人定以其分制以其節
神不黷人不惑故吉凶之祭禱各以不得已是為善得福為罪
得禍之常天地之誠不可蓋也若反之使人怨神怒無可禱祭
之處猶求之渺茫冥昧之間乃天地人神之典雜糅瀆亂祭禱
之誠悉背安有感格之事尤歎誕之甚人心之不正也
或問流俗又有鬼神來感病災頓消之說師曰人皆蚩々蠢々
之民心更無所主故一聞鬼神之說怖畏禁戒而教惰放僻之

情少收斂來其間內有所主其所感竟有頓應之徒偶以妖術
鬼魅之說有得其效然其所為甚邪而以不可久皆衰世之神
怪人聽於神之謂也夫鬼神者非愈病之藥非其福之命而在
上之人有以惑亂其心而與非鬼之祭以求無望之福然後下
之人從而應之謂福以可禱而得禍以可祈而免不信人道而
信鬼神不行正術而行邪術棄聖教之所詳而徇異端之所為
是天地之氣亂幽明之理違人情日暗邪說忽起如漢末之五
斗米賊宋之喫菜事魔元之彌勒佛出世皆是假神以作亂也
聖人知其然制為祭祀之禮敬戒鬼神之說使人不得以妖術
呂刑曰王曰乃命重即義也黎即和也絕地天通國有降格絕在地
之民使

人不得以妖術以格夫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以妖術以格夫在地之神也是各有分限之謂也是也

或問鬼神之說諸儒論之上蔡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知知死而致死之不神聖人所以神明之也或問先生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百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葦與渙言之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也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說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也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

塞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是便自家精神。此說如何。師曰。朱子曰。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愚謂上蔡鬼神之說。甚不是也。以動而不止為神者。其言可也。以滯而有迹為鬼者。是以形體為鬼也。形骸之間。有其氣是鬼也。何只以凝滯而有迹為鬼乎。是專以死屍為鬼底也。且以鬼為歸。故有歸根之說。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是等說分明不說。出於鬼神。鬼神之有無。為依自家要。有無。此說尤差謬。又曰。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此語畧似不是也。凡鬼神者。天地之間。陰陽造化之妙用。故天地之理。人物之用。惣是鬼神別無在虛空中。底天地間。悉皆鬼

神也是生之無息。地上一寸皆是天之謂也。上蔡觸目皆是之語說得好。又祭享鬼神。集自家精神之說。未審是為集自家精神。有此祭享之謂也。聖人論祭享。豈以然乎。只祭享來自家精神。是集者。誠敬之謂也。欲窮誠敬。切祭享鬼神底者。顯神。既鬼誠敬。遂不可致也。

或問龜山楊氏曰。鬼神之德。唯誠而已。誠無幽明之間。故其不可掩。如此夫。不誠則無物。所謂賒物而不可遺者。尚何顯之有。知此則知鬼神矣。廣平游氏曰。道無不在鬼神。其道之妙用也。其德固不盛歟。夫欲知鬼神之德者。反求諸其心而已。神將來舍。則是神之格思也。若正心以度之。則亦矣。所謂不可度思也。

正心度之猶不可又况得而忘之乎所謂不可射思也不可度
故視不見聽不聞不可射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夫微之
顯如此以其誠之不可掩也誠則物々皆顯矣故不可掩微之
顯者其理也誠之不可掩以其德言也師曰朱子曰游揚之說
皆有不可曉者龜山言唯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以其
他語考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何如也愚謂揚游之說只論
鬼神之理而其所論以心外無鬼神為極也故反求諸於心唯
以誠言之凡鬼神之理其盛與天地流行來一物一事之微亦
無出鬼神之理况性心之妙用誠敬之極悉是鬼神之事也然
必以心外無鬼神為極則鬼神之說皆假設之偽事而無實也

潘繼登題

聖人豈設偽令他怖恐誠敬乎是不知鬼神之實也竊按鬼神
之格感者在誠敬之極我無誠敬亦鬼神更不在乎鬼神者幽
遠而與天地同其迹耳游氏曰若正心以度之則亦此言在陷
異端學者可熟讀也

或問河東侯氏曰只是鬼神非誠也經不曰鬼神而曰鬼神之
為德其盛矣乎鬼神之德誠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鬼神亦器也形而下者也學者心得之可也師曰朱
子曰為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為一物而
別為鬼神之德今侯氏乃折鬼神與其德為二物而以形而上
下言之作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遠鬼神

潘繼登題

實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為一物其德自為德且如中庸之為德不成說中庸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為形而上者愚謂侯氏說鬼神為器其所論有由以德為形而上者亦通允既有其形氣之可言則器也天地人物鬼神悉是形而下者也所以其然乃形而上者也詳分焉乃天地人物者器也鬼神者形而上也天地者道也人物者器也神者形而上也鬼者形而下也侯氏以誠為鬼神之德謂下而不分明鬼神之德何唯以誠字中庸所謂誠者事鬼神自足誠之謂也鬼神者陰陽造化之妙少不間斷底是也侯氏之說雖似說得其實不分明故言下來乃不是也

或問朱子曰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為神陰魄為鬼又曰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々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來或曰子思只是舉神之著者而言何以不言鬼朱子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此是鬼之神如人祖考氣散為鬼矣子孫之精神以格之則洋洋如在_外在其上如在_左左右豈非鬼之神耶師曰程張朱各以屈伸往來言鬼神其說當竊按鬼神者陰陽造化之妙用也專以屈伸往來為說乃只鬼神之

德不分明，屈伸往來，亦陰陽之迹也。神屬心，鬼屬氣，故凡就形氣皆是。曰鬼神亦難，不離形氣，融通而不塞，是神也。泥着而凝滯，是鬼也。氣者無方狀而有象心者，無聲無臭，能解物不遺。朱子曰：鬼更無形，神是發見，這說不明。鬼神之論未通也。今燒香，其烟是就形氣發見，是鬼也。其臭無方狀而能通，是香之鬼神也。香不燒之間是神也，有這裏香臭之舍也。既燒去，是鬼也。燒竟之爐有方狀底也。學者詳味而後可知其實也。

或問張子曰：形聚為物，物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歟？藍田呂氏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上蔡語氏曰：往來不息，神也。推仆歸根，鬼也。程子曰：屈伸往來只是理。

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以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之，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斃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入以為呼吸，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地之地亦自然生之，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蒸書，則便有夜往，則有來，是張呂訥之說。與程子有異。師曰：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

初亦不是自彼來而入此亦不是自往而復歸如月影在這盆
水裏除了這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月飛上天歸去那月又
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又復來生這枝上
愚謂及原不亡歸根之言尤可辨知凡天地之間生々無息有
這箇之氣乃寓這箇之理形氣相聚則有心氣故這箇生々皆
天地之造化而形潰氣散來亦是天地之間造化之常也本因
天地今亦因天地底是及本歸根也天地之理氣恒明而不滅
我形骸既潰而天地之理氣不滅是不亡也天地造化之迹萬
物皆然若以既及之氣復為方伸之氣此形既亡而我心不亡
等之說者異端輪迴之謂也豈夫然乎張呂謝之所論及原不

潘鑑堂藏

亡歸根之言其極有異端之思程朱甚辨之然他又不必須有
假吸復入以為此呼氣既落之花又明年來生這枝上之惑說
張呂謝實有此惑朱子以張呂之鬼神說為詳備亦不可曉且
奈義載夫子語以為必歸土是之謂鬼這歸字何下置哉故
切以歸本原之說為差謬亦甚過了宋儒共不致聖學之要之
弊也張氏呂氏謝氏之說尤差說來程朱辨其非亦不詳
或問人身魂魄之說師曰陰陽之精是水火而其極凝滯乃是
日月也五星也到其變便有雷霆電擊風雲雨雪地動海潮之
品是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也故其在人也氣是魂而血是魄也
故血氣者陰陽之精所凝滯也血氣之間其極有恍惚是乃魂

潘鑑堂藏

魄也然血氣支離乃其魂魄升降去也

或問因先所言之說乃神者屬心是魂也鬼者屬氣是魄也奈義曰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宋儒皆以氣為魂異子之所說師曰奈義之說不可必然以氣及形則氣屬陽是魂也神也形者是陰而魄也鬼也天地萬物之品悉陰陽也人身一動一靜一指之屈伸一息之呼吸物是陰陽鬼神而鬼者魄也神者魂也奈義之說就形氣論來也

或問以魂魄為心氣乃性心魂魄無差別乎師曰魂魄者陰陽之精也性心者就陰陽相合之間有其妙用之謂也日月者天地之魂魄而其妙用者天地之性心若以性心情意別鬼神乃

性心者陽而屬神精意者陰而屬鬼也物形氣之靈是鬼自然之妙是神形之精是鬼氣之精是神也各以陰陽分別之也魂魄亦陰陽也

或問鬼神魂魄就一身而言之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師曰朱子曰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言此說尤可也

或問朱子曰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乎推之通於莫不皆然師曰古來以骸魄魂氣之說有此言以目言之目之輪翳也睛之明魄也以耳言之之窠即聒也聰而魄也是非魄之懸殊也魂氣亦細推之有精粗是宋儒說也

愚謂魄者屬形器故就形器之靈是魄也耳目鼻口之聰明臭味皆魄也魂者就理氣之靈而運動知識之妙是也必竟魄者形魂者氣魄者氣魂者理也理氣形氣相合而不可離鬼神魂魄亦然其妙合之間虛靈知識底是性心情意之說也
或問理是魂乃性其魂無分耶師曰理氣之理者是指自然之理天地之間不得止而然底也宋儒專指理言性未嘗以理氣論則便氣既有形理是其所以也故以魂魄分之以形氣論則形魄也氣魂也宋儒以理為性來竟只以氣為魂不為理魂之說也耳目之聰明者耳目之理也耳目之運動通用者耳目之氣也耳目之有竅有睛者耳目之形也中能感通知識是性也

先儒之說理氣甚不分明故其所論有差謬來也只魂魄者陰陽之精性心者魂魄相聚而有妙用之謂也
或問人之夢裏有多般思念夢來是性心耶魂魄耶師曰古人以所強記為魄愚謂魄者屬陰就形氣故所記憶是魄也其所感通是性也凡夢裏分明記得多般事底者陽魂陰魄相交因見聞之間記得思其樣竟有這箇夢也生々之氣須臾無間斷睡眠裏亦然故陰魄陽魂交接性心感通而夢裏為動靜多般樣也

或問夢裏以有多般樣人之死去底後有陰魄陽魂之滯結來有浮屠輪迴之說亦不虛乎師曰有這箇形氣故其精有魂魄

其靈有性心既形潰氣散無魂魄可謂無性心可寓那箇是輪
迴來那物是受苦來耶魂魄升降去漸次消散了也

或問如伯有為厲出左傳襄三十年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師曰朱子

曰蓋其人氣未當_足而強死自是能為靈子產為之立後使有

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愚謂人之厚氣底強死

乃其氣凝結而未盡散其間天地之炁馮依焉以為淫厲是

同氣相求之謂也人之於物用其精甚多以厚則其氣是聚是

結猶盛香器有餘臭子產曰柳諺曰藁爾固而三世執其政柄

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

為鬼不亦宜乎或曰然乃鬼是非伯有之鬼因天地之炁鬼為

此厲也師曰天地之間造化之變不可舉言視聽不及之處悉
鬼神充滿來愚人_{以己}視聽證之是燭理不明也人有惡氣鬼
之為炁災速通應故強氣而厚氣必馮依物為淫厲也古人
強先底或馮雷震或依狐魅皆是同氣相應也嬰兒女子之知
識薄必夜陰薄暮閉寥之地不令之獨臥孤游亦是嫌炁鬼之
可窺也雷者天之怒氣也必因馮焉

或問伯有之厲為之立後使有所歸古人為厲或立碑碣為墓
祭必不為厲何乎師曰為炁災之厲鬼必以慰勞散猶結鬱之
氣望遠登高而散故炁鬼各以祠碣祭禮不為淫厲子產立後
亦立同氣之人以令馮依之也

或問女必為蛇為妖厲世以傳之師曰蛇者毒蟲也其類甚多其氣尤厚其形甚可畏淫厲之氣因蛇去為妖災又不可疑女子淫妬鬱結之氣必通蛇也俗所傳不少是人之魂魄非化為蛇只以同氣相應感蛇之氣依馮彼而為其妖災也天地生物之變態造化之迹而其多般不可一舉又不可疑也

或問沉魂滯魄影響底事人以傳說是皆馮依天地攸物之謂乎師曰程子曰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為道士說典在甚處使誦日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邪非邪嘗聞好談鬼神者皆所未嘗聞見

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為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愚謂程子說得好世間所見聞多是心目之病而有這箇影響底意思也其意思甚厚惑乃妖鬼象之為模樣來是邪氣乘虛入也程子以為都不足信尤未審同氣相求天地之自然也人之厚氣其用精甚深沉魂滯魄感這箇同氣為淫厲亦未嘗無之也

或問人之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疰疰病死底人這氣消耗尽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乎是古人所說也然乃刑死頓死等之類皆其魂魄鬱結而為妖鬼乎師曰

鬱結底是皆形氣之厚也人厚形氣殆希也故刑死頓死皆氣血散亡而無可結滯底偶有形氣之厚用精之甚乃鬱結來然久之亦散朱子曰如今打麵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底久之漸之也自會散此說畧相近也

或問張子曰人之精明者能為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邪師曰妖鬼之說必不可棄是天地之一事也周公孔子既有鬼神之言只敬而遠之不言其怪是恐人之燭理不明也秦皇唐太之論未審愚案天地之間造化之妙不以言語可盡之人死或為厲或為妖其形氣那箇是異人耶然形氣之所稟以有

異其沉魂滯魄能至為妖厲是不可測也凡伶俐博記之異於人耳目鼻口之通異於人亦多皆是造化之妙而不可及窮也以己不盡窮為虛偽是固陋之學也天地日月雷電地動人物之數般草木之花實都是不可測之理也

或問世多以佛骨化碧敬之崇之是亦有其說乎師曰莫弘化

三年而化為碧周敬王之大夫死子嘗從之是古來之說也血

者水之精陰之至也碧石皆陰水土地之精故或有化而為碧石骨亦然或久而變或因所遇化來水泡之為輕石枯木之根為石世以多不足怪之

或問聖人者人物衆品之長其靈其明而能通鬼神故其魂魄

必昭々而降福於子孫。施災於無道乎。師曰：聖人之德比於天地，亦有餘天地於萬物，只遂生之。聖人於萬民，贊天地之化育，令人之知遠，循大道，猶夫子於堯舜。故聖人之德，其至如天地，如日月，人々可仰，觀可俯，就其精靈恒與天地長久也。如禍福，是愚者所必，賢者所不，避也。聖人何必乎道之所存，便是天地所感。聖人所通人之所為人也，之所為世也。道不存之處，天地是違，聖人是背，故人以恨世，以亂聖人之靈，恒與天地明也。何以他魂魄論之耶。

或問祖考既死，而其鬼來格，享其祭祀，之說先聞之。凡祭鬼神，以人事之不可乎鬼神，亦可有事鬼神之術乎。師曰：凡仰觀

天，俯觀地，通天下之情，考之乃無不通。天地人物既然，况鬼神耶。故以人情之公共底，聖人斟酌來有這箇，則是禮之節文，儀則也。別立事鬼神之術，乃異端之僻說，不足取也。以異人情之事，祭祖考底，以祖考比於異類，豈子孫之情乎。尤非公論也。或問范氏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此說如何。師曰：鬼神充塞天地間，只祭祀因誠之有無，有感應之有無也。若以誠之有無為鬼神之有無，則未可也。或問古人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是子孫祭祖考之理也。而祭聖人，祭忠賢烈士，之說似不通。師曰：大抵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類相從，是天地

陰陽之常也。祖考之於子孫，同聲也。同氣也。同類也。故其所祭祀感應以速，而到如在也。古來祭非族之聖賢忠烈士，殆只似盡其名聞，而其鬼神不可享。然我今貴聖賢，慕忠烈，故祭祀，盡誠，祇奠，詳禮，是同氣相求之謂也。我既得聖賢忠烈之實，乃又為同類，豈不感應乎？世俗之接木，或者同氣，或未同類，以接續來，則花實相感應，庶以可見。况人為異其類，而狐魅乘人之邪氣，以不可疑也。

或問子孫祭祀祖考，便祖考之鬼神有所馮依，不祭祀，便祖考之鬼神常飢，而有所傷。哭乎師曰：鬼神者，陰陽之精，少有恍惚底元，無方形之可言。方形既無，則何物飢哭？飢哭是就方形有

這箇用也。祖考即世未久，故其魂魄餘氣鬱結，有所不散。蓋子孫以祭祀，盡誠，則其氣相感，速也。雖不祭祀，鬼神何飢哭？何求？祭祀，只子孫於祭祀，不得不祭之至也。祖考即世之後，其鬼神如不遠，其室餘氣餘澤如常在。子孫若怠，祭祀祖考，猶可飢哭。是子孫慕思悲哀之情，更不得已之誠也。

或問祭義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蒸蒿悽愴。昭明，光景之為。蒸蒿，氣之感觸。人也。惟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是因祭祀，其鬼神來享之實也。子孫盡誠，則鬼神之來享，必有其悽愴。髻手師曰：祭義之說，人新死，而魂氣既升，躰魄是降，其氣猶結滯而為這思想也。故使人精神悽然，是悽愴矣。凡同氣相應者，天地之常也。子孫

祭祀乃祖考之鬼神來格不可疑也只久之後其結構自然分散了矣

或問禮曰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昔爽鳩氏李前逢伯陵蒲姑氏之屬出左傳魯昭是又何謂乎師曰蓋他先主此國來我今受封故禮合祭他是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之理也其國之始封又有功其國各以可祭也又曰其國之賢忠是有功其民底有無主後者乃立後合祭亦禮也

或問古來祭祀歷代帝王群臣尤有由耶師曰立后稷之祠始漢高祭三皇始唐天室其後因循次序歷代帝王給守陵戶命

有司致享各不宗聖人之常典以己眼定抑揚故其所設甚大而其所祭尤黷非公論唐玄宗詔祀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其所志美而其用不正不可則也

或問天地間萬物各有魂魄乎師曰或問草木土石有魄而無魂否朱子曰易說精氣為物則是有精氣方有魂魄草木土石不可以魂魄論但出底氣便是魂精便是魄譬如燒香煙便是魂燒出漿汗來便是魄魂者魄之光燄魄者魂之根本愚謂朱子以精氣為兩個故有此說凡有形有象共是陰陽之理陰陽相聚則有魂魄只因其物有其分別也精氣之說出前或問俗專崇鬼神閣卷之少亦建神祠以春秋祭之恐其崇厲

今欲毀棄復古。又鬼神無所歸乎。師曰：天子諸侯大夫有常祀之禮，有群祀之禮，因聖人所定之典秩，毀妄祭之淫祠，無非禮之享，則民間無不實之費，田里無無用之塞，其俗厚，其教正，而久可覺其德化流行也。然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陰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替難知之理，故人々向徼福，恐崇厲，竟燭理不明，而所々設淫祀，狹田里，寄山林，經年月之久，以爲其地之大社，國家不能毀之，相傳營祭禮，是流俗之所謬，聖教之所襄也。今偶有志聖學，亦其教化敦厚，而其積累有年，民人既知鬼神敬可遠，而右淫祀自絕，妄祭是罪耳。若教化不久，民猶恐崇厲而切毀淫祠，罷祭禮，未邪，鬼必棄，屋爲崇厲，不可疑故。

少雖毀罷，亦與起復初，其甚妄祭以信，是古來因循而所以速不能毀撤也。

或問：因子之說，乃古人毀淫祠之說，不可必乎。師曰：漢成帝時，匡衡奏罷淫祀，其二百八所應祀，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祀，請皆罷。奏可。明年匡衡坐事免，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相慶人尚不欲絕，種祠傳繼嗣者，況於國乎。是匡衡雖有志罷淫祠，竟不可行。故曰：教化敦厚，積累有年，人々知鬼神之可遠，而後淫祠自絕，妄祭是罪也。不然，乃其議毀撤鬼神之崇厲，以匡衡可見。

或問毀淫祠，又有說乎師曰：不專教化，只事毀淫祠，是乃失本末。人或如有不恐崇厲，故災亦以為有道乎。漢宋之間，毀極淫祠，皆無益民政。無化教令，只強行之，其所為似實暴行也。凡天下之神祠，俾有司未其所以為神之故，有何功烈，有何靈驗。始者何代何人崇此神，詳著其姓氏爵位，所寄之山林土地，悉輯書以備。替致以聖人所定典秩正之，使其可否可立辨。凡載於禮典者，其皆有功德，垂也。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及上古君臣之聖賢者，歟。非此族也，則非所事矣。聖教既絕，祭法禮典不詳，人々崇尚神怪之事，民間擅立神祠，加封號，尤可禁之甚也。

清
鑑
堂
藏
書

或問本朝者神國也，故以神道治之乎。師曰：天下皆神國也，何必限本朝。易觀象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或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是聖人之神道也。以神道治天下，是聖人之道也。而今巫祀者流，立神道之說，是因司神社之事，有其說，彼何知聖人之神道乎。彼專以誠敬底為言，豈實躡詛來乎。不可信用。偶其言之似，亦謂下乃不正，尤陷異端也。

或問神道者流，專言禘除之事，其說如何。師曰：王制：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為越也。猶緇，輶也。而行事是不教以卑廢尊也。凡濁穢之事，聖人之教只以非禮為污穢，故不可論。世俗濁穢，居喪不祭者，非必濁穢，非可祭之時也。神道家言濁穢，尤不足

清
鑑
堂
藏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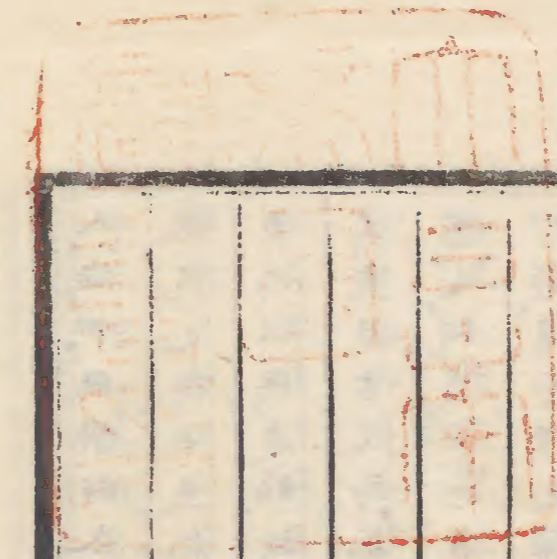
信也宋英宗初即位有人以喪三年不祭問程子伊川曰古人
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禮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禮
廢之則不若無廢為愈也張子正之曰父在子為母喪則不敢
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
非禮見也丘濬曰後世人君徃之于柩前即位而喪服用以月
易日之制事々皆從吉矣而獨於祭祀之禮必拘古制可乎設
遭大喪果終三年之制則郊社宗廟之禮特遣禮官攝行如周
禮大宗伯所謂有故則攝行祭事之文不然則用程子之說可
也是等先儒所論可併按也

或問古人祭祀皆有尸以主神天子以卿諸侯以大夫卿大夫
以下以孫惟始死之奠及祭殯釋奠無尸此儀如何師曰朱子
曰古人於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甚蓋又是因祖考遺骸以凝
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處乎復聚此教之至也程子
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愚謂人與人為同類
其人既為一家之親已與尸各既以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
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以木像泥塑為真豈同尸乎始死則其
餘氣甚盛不及尸祭殯其積念不久其餘氣不可多遺也叔奠
無尸乃無同氣可求也古人禮其設尤深矣

或問世有方士幻術之說能使鬼神感格此亦有以乎師曰是
聖教之查真人人信奇怪異端之所致也其誣民惑衆不可言

唯仁人放流之，達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謂也。其說行于世，亦
亂之端也。鶴林羅氏玉露曰：范曄作東漢史，為方士立傳，如左
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
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也。車陵有耳，始廬江
有左慈，陽城有郁儉，善辟穀，志号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
恐此人挾其術，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
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
論，其識過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
顛倒之極。末年乃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
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

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愚謂羅大經多弄
風月之徒也。至論方士，尤言得好。凡神仙方士之術，亦天地之一
事也。以無建論，故若屬有，則刻意求之，或以為奇怪，信其入用
其言，是古人所論之誤也。方士幻術之說，奇異亦狐狸天狗之
惑人，何異乎以道論之，則神仙方士之奇人，豈為得易不可
一顧，是聖學之確論也。



<p>Vertical text column 1 (leftmost)</p>	<p>Vertical text column 2</p>	<p>Vertical text column 3</p>	<p>Vertical text column 4</p>	<p>Vertical text column 5</p>	<p>Vertical text column 6</p>	<p>Vertical text column 7</p>	<p>Vertical text column 8</p>	<p>Vertical text column 9</p>	<p>Vertical text column 10</p>	<p>Vertical text column 11</p>	<p>Vertical text column 12</p>	<p>Vertical text column 13</p>	<p>Vertical text column 14</p>
--	-------------------------------	-------------------------------	-------------------------------	-------------------------------	-------------------------------	-------------------------------	-------------------------------	-------------------------------	--------------------------------	--------------------------------	--------------------------------	--------------------------------	--------------------------------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